

京本通俗小說

碾玉觀音

紹興年間，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鎮節度使鹹安郡王。當時怕春歸去，將帶著許多鈞眷游春。至晚回家。來到錢塘門裡車橋，前面鈞眷轎子過了，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。只聽得橋下裱鋪裡一個人叫道：「我兒出來看郡王！」當時郡王在轎裡看見，叫幫總虞候道：「我從前要尋這個人，今日卻在這裡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！」當時虞候聲諾，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塵隨車馬何年盡？情系人心早晚休？

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，門前出著一面招牌，寫著「璩家裝裱古今書畫。」鋪裡一個老兒，引著一個女兒，生得如何？

雲鬢輕籠蟬翼，蛾眉淡指春山。
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
蓮步半折小弓弓，鶯囀一聲嬌滴滴。

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。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裡坐定，婆婆把茶點來，虞候道：「啟請婆婆，過對門裱鋪裡，請璩大夫來說話。」婆婆便去請到來。兩個相揖了就坐，璩待詔問：「府干有何見逾？」虞候道：「無甚事，閒問則個。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，是令愛麼？」待詔道：「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」

虞候又問：「小娘子貴庚？」待詔應道：「一十八歲。」再問：「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卻是趨奉官員？」待詔道：「老拙家寒，那討錢來嫁人？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。」虞候道：「小娘子有甚本事？」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，有詞寄《眼兒媚》為證：

深閨小院日初長，嬌女綺羅裳。
不做東君造化，金針刺繡群芳樣。
斜枝嫩葉包開蕊，唯只欠馨香。
曾向園林深處，引教蝶亂蜂狂。

原來這女兒會繡作。虞候道：「適來郡王在轎裡，看見令愛身上繫著一條繡裹肚。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獻與郡王？」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，到明日寫一紙獻狀，獻來府中。郡王給與身價，因此取名秀秀養娘。

不則一日，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，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。郡王看了歡喜道：「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，卻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？」去府庫裡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，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：「這塊玉堪做甚麼？」

內中一個道：「好做一副勸杯。」郡王道：「可惜！恁般一塊玉，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杯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塊玉上尖下圓，好做一個摩侯羅兒。」郡王道：「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尋常間又無用處。」數中一個後生，年紀二十五歲，姓崔名寧，趨事郡王數年，是升州建康府人。當時叉手向前，對著郡王道：「告恩王：這塊玉上尖下圓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」郡王道：「好！正合我意。」就叫崔寧下手，不過兩個月，碾成了這個玉觀音。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，龍顏大喜。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，遭遇郡王。

不則一日，時遇春天，崔待詔游春回來，入得錢塘門，在一個酒肆，與三四個相知方才吃得數杯，則聽得街上鬧吵吵，連忙推開樓窗看時，見亂哄哄道：「井亭橋有遺漏！」

吃不得這酒成，慌忙下酒樓看時，只見：

初如螢火，次若燈火。
 千條蠟燭焰難當，萬座糝盆敵不住；
 六丁神推倒寶天爐，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
 驪山會上，料應褒姒逞嬌容；
 赤壁磯頭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
 五通神牽住火葫蘆；宋無忌趕番赤騾子。
 又不曾瀉燭澆油，直恁的煙飛火猛！

崔待詔望見了，急忙道：「在我本府前不遠。」奔到府中看時，已搬挈得罄盡，靜悄悄地無一個人。崔待詔既不見人，且循著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裡出來，自言自語，與崔寧打個胸廝撞。

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，倒退兩步，低聲唱個喏。原來郡王當日曾對崔寧許道：「待秀秀滿日，把來嫁與你。」這些眾人都攬掇道：「好對夫妻。」崔寧拜謝了，不則一番。崔寧是個單身，卻也癡心。秀秀見恁地個後生，卻也指望。當日有這遺漏，秀秀手中提著一帕子金珠富貴，從左廊下出來，撞見崔寧，便道：「崔大夫！我出來得遲了，府中養娘，各自四散，管顧不得。你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。」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，沿著河走到石灰橋。秀秀道：「崔大夫！我腳疼了，走不得。」崔寧指著前面道：「更行幾步，那裡便是崔寧住處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腳，卻也不妨。」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「我肚裡饑，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吃。我受了些驚，得杯酒吃更好。」當時崔寧買將酒來，三杯兩盞，正是：

三杯竹葉穿心過，兩朵桃花上臉來。

道不得個「春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」。秀秀道：「你記得當時在月台上賞月，把我許你，你兀自拜謝。你記得也不記得？」

崔寧又著手，只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當日眾人都替你喝采：好對夫妻！你怎地到忘了？」崔寧又則應得喏。秀秀道：「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崔寧道：「豈敢！」秀秀道：「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將起來，教壞了你。你卻如何將

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裡去說！」崔寧道：「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這裡住不得了。要好趁這個遺漏，人亂時，今夜就走開去，方才使得。」秀秀道：「我既和你做夫妻，憑你行。」當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已後，各帶著隨身金銀物件出門。離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迤邐來到衢州。崔寧道：「這裡是五路總頭，是打那條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幾個相識，怕那裡安得身。」即時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幾日，崔寧道：「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，若說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，不當穩便。不若離了信州，再往別處去。」兩個又起身上路，逕取潭州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卻是走得遠了。就潭州市裡，討間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寫道「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」。崔寧便對秀秀道：「這裡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，料得無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長久夫妻。」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，見崔寧是行在待詔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曾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當夜失火，不見了一個養娘，出賞錢尋了幾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，見在潭州住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開門，見兩個著皂衫的，一似虞候府干打扮，人來鋪裡坐地，問道：「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，教請過來做生活。」崔寧分付了家中，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。便將崔寧到宅裡，相見官人，承攬了玉作生活。回路歸家，正行間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上帶個竹絲笠兒，穿著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，青白行纏紮著褲子口，著一雙多耳麻鞋，挑著一個高肩擔兒；正面來，把崔寧看了一眼。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，這個人卻見崔寧，從後大踏步尾著崔寧來。正是：

誰家稚子鳴榔板，驚起鴛鴦兩處飛。
下竹引牽牛花滿街，疏籬茅舍月光篩。
琉璃盞內茅柴酒，白玉盤中簇豆梅。
休懊惱，且開懷，平生贏得笑顏開。
三千里地無知己，十萬軍中掛印來。

這只《鷓鴣天》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；從順昌入戰之後，閒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。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，家道貧寒，時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識劉兩府，歡呼囉皂。劉兩府道：「百萬番人，只如等閒。如今卻被他們誣罔！」作了這只《鷓鴣天》，流傳直到都下。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，見了這詞，好傷感：「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！」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。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，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。卻經由潭州路過，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，一路尾著崔寧到家，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裡。便撞破他們道：「崔大夫！多時不見，你卻在這裡！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裡？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，今遇著你們。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？也好！」

當時唬殺崔寧夫妻兩個，被他看破。那人是誰？卻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，從小伏侍郡王，見他樸實，差他送錢與劉兩府。這人姓郭名立，叫做郭排軍。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，安排酒來請他，分付道：「你到府中，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。」郭排軍道：「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裡？我沒事卻說甚麼？」當下酬謝了出門。回到府中，參見郡王，納了回書，看看郡王道：「郭立前日下書回，打潭州過，卻見兩個人在那裡住。」郡王問：「是誰？」郭

立道：「見秀秀養娘並崔待詔兩個，請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來府中說知。」郡王聽說，便道：「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！卻如何直走到那裡？」郭立道：「也不知他仔細。只見他在那裡住地，依舊掛招牌做生活。」郡王教干辦去分付臨安府，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，帶著做公的，備了盤纏，逕來湖南潭州府，下了公文，同來尋崔寧和秀秀。卻似：

皂雕追紫燕，
猛虎啖羊羔。

不兩月，捉將兩個來，解到府中，報與郡王得知，即時升廳，原來郡王殺番人時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「小青」，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「大青」，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，那兩口刀，鞘內藏著，掛在壁上，郡王升廳，眾人聲喏，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，郡王好生焦躁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睜起殺番人的眼兒，咬得牙齒剝剝地響，當時唬殺夫人，在屏風背後道：「郡王！這裡是帝輦之下，不比邊庭上面，若有罪過，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，如何胡亂凱得人？」郡王聽說道：「叵耐這兩個畜生逃走，今日捉將來，我惱了，如何不凱？既然夫人來勸，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，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。」當下喝酒賜錢賞犒捉事人，解這崔寧到臨安府，一一從頭供說：「自從當夜遺漏，來到府中，都搬盡了，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，揪住崔寧道：「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壞了你。『要共逃走，崔寧不得已，與他同走，只此是實。』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，郡王是個剛直的人，便道：「既然恁地，寬了崔寧，且與從輕斷治。」「崔寧不合在逃，罪杖，發遣建康府居住，當下差人押送。

方出北關門，到鵝項頭，見一頂轎兒，兩個人抬著，從後面叫：「崔待詔且不得去！」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，趕將來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，傷弓之鳥，不敢攬事，且低著頭只顧走，只見後面趕將上來，歇了轎子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便是秀秀，道：「崔待詔，你如今去建康府，我卻如何？」崔寧道：「卻是怎地好？」秀秀道：「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，把我捉入後花園，打了三十竹篋，遂便趕我出來？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趕將來同你去！」崔寧道：「恁地卻好！」討了船，直到建康府！押發人自回，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，就有一切是非出來！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著他不是輕放手的！他又不是王府中人，去管這閒事怎地？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，奉承得他好，回去時，就隱惡而揚善了。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問斷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，依舊開個碾玉作鋪。渾家道：「我兩口卻在這裡住得好。只是我家爹媽，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，兩個老的吃了些苦；當日捉我入府時，兩個去尋死覓活，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裡同住。」崔寧道：「最好！」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。寫了他地理腳色與來人，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，問他鄰舍，指道：「這一家便是。」

來人去門首看時，只見兩扇門關著，一把鎖鎖著，一條竹竿封著，問鄰舍：「他老夫妻那裡去了。」鄰舍道：「莫說（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，獻在一個奢遮去處，這個女兒不受福德，卻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。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，送在臨安府吃官司；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裡去。老夫妻見女兒捉去，就當下尋死覓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關著門在這裡。」來人見說，再回建康府來，兀自未到家。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，只見外面有人道：「你尋崔待詔住處，這裡便是。」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認得是璩公、璩婆。都相見了，喜歡的做一處。那去取老兒的人，隔一日才到，說如此這般，尋不

見，卻空走了這遭。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裡了。兩個老人道：「卻生受你！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，教我尋來尋去，直到這裡。」其時四口同住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朝廷宮裡，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，拿起這玉觀音來看。這個觀音身上，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。即時問近侍官員：「卻如何修理得。」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，道：「好個玉觀音！怎地脫落了鈴兒！」看到底下，下面碾著三字「崔寧造」。「恁地容易。既是有人造，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。」敕下郡王府，宣取碾玉匠崔寧。郡王回奏：「崔寧有罪，在建康府居住。」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。當時宣崔寧見駕，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。崔寧謝了恩，尋一塊一般的玉，碾一個鈴兒接住了，御前交納！破分請給養了崔寧，令只在行在居住。崔寧道：「我今日遭際御前，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，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，須不怕你們撞見。」可煞事有斗巧，方才開得鋪三兩日，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，就是那郭排軍，見了崔待詔便道：「崔大夫恭喜了：你卻在這裡住。」抬起頭來，看櫃身裡卻立著崔待詔的渾家。郭排軍吃了一驚，拽開腳步就走。渾家說與丈夫道：「你與我叫住那排軍，我相問則個。」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皺眉事，
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。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，口裡喃喃地道：「作怪！作怪！」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，到家中坐地，渾家與他相見了。便問：「郭排軍：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。你卻歸來說與郡王。壞了我兩個故事，今日遭際御前。卻不怕你去說。」郭排軍吃他相問得無言可答。只道得一聲，得罪！「相別了。便來到府裡。對著郡王道：」有鬼！「郡王道：」這漢則甚。「郭立道：」告恩王。有鬼！「郡王問道：」有甚鬼。「郭立道：」方才打清湖河下過。見崔寧開個碾玉鋪。卻見櫃身裡一個婦女。便是秀秀養娘。「郡王焦躁道：」又來胡說：秀秀被我打殺了。埋在後花園。你須也看見。如何又在那裡；卻不是取笑我！「郭立道：」告恩王。怎敢取笑；方才叫住郭立。相問了一回，怕恩王不信。勒下軍令狀了去。「郡王道：」真個在時。你勒軍令狀來。「那漢也是合苦。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，郡王收了。叫兩個當直的轎番。抬一頂轎子。教：」取這妮子來，若真個在。把來凱取一切；若不在，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！「郭立同兩個轎番，來取秀秀。正是：

麥穗兩歧，農人難辨。

郭立是關西人，樸直，卻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！三個一徑來到崔寧家裡。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裡坐地。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。卻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，郭排軍道：「小娘子！郡王鈞旨。教命取你則個。」秀秀道：「既如此。你們少等。待我梳洗了同去。」即時入去梳洗，換了衣服，出來上了轎，分付了丈夫。兩個轎番便抬著徑到府前，郭立先入去。郡王正在廳上等待，郭立唱了喏道：「已取到秀秀養娘。」郡王道：「著他人來。」郭立出來道：「小娘子：郡王教你進來。」掀起簾子看一看，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，開著口則合不得。就轎子裡不見了秀秀養娘，問那兩個轎番，道：「我不知。則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裡，又不曾轉動。」那漢叫將人來道：「告恩王，恁地真個有鬼。」郡王道：「卻不叵耐，教人捉這漢，等我取過軍令狀來，如今凱了一刀。」先去取下青來。那

漢從來伏侍郡王，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；蓋緣是粗人，只教他做排軍。這漢慌了道：「見有兩個轎番見證，乞叫來問。」

即時叫將轎番來道：「見他上轎，抬到這裡，卻不見了。」說得一般，想必真個有鬼，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。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。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郡王道：「恁地，又不干崔寧事，且放他去。」崔寧拜辭去了。郡王焦躁，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，到家中問丈人丈母。兩個面面廝覷，走出門，看著清湖河裡，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。當下叫「救人」，打撈，便不見了屍首。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，兩個老的聽得說，便跳在河裡，已自死了。這兩個也是鬼。崔寧到家中，沒情沒緒，走進房中，只見渾家坐在床上，崔寧道：「告姐姐，饒我性命。」秀秀道：「我因為你，吃郡王打死了，埋在後花園裡。卻恨郭排軍多口，今日已報了冤仇，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如今都知道我是鬼，容身不得了。」道罷，起身雙手揪住崔寧，叫得一聲，四肢倒地。鄰舍都來看時，只見：

兩部脈盡總皆沉，
一命已歸黃壤下。

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。後人評論得好：

鹹安王捺不下烈火性，
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，
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，
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。